

孟子要略附錄
逸孟子



孟子
卷之四
告子上



逸

孟

子

李調元輯

中華書局

逸孟子序

漢書儒家孟子十一篇。史記則以爲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豈篇之離合不同歟。抑亦秦火之亡也。孟子之書久夷於諸子。漢孝文時始與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至趙宋設科。語孟並列。註疏之家常相表裏。雖司馬光之疑晁說之之詆馮休之刪鄭厚叔之斥。究不能爲之軒輊也。故自趙岐注而外。唐之翼孟者有劉軻。續孟者有林慎思。至宋余允之爲尊孟辨七卷以正之。而推崇極矣。竊間嘗考孟子之遺文墜緒。見於諸子百家者尙復不少。實秦火之後所逸也。因不揣愚昧。爲採集成編。述曰逸孟子。庶幾可以存一二於千百乎。夫孟子之書崇仁義闕楊墨。趙岐所謂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信斯語也。則片言何可逸。所願與翼孟續孟尊孟者共商之也。綿州李調元童山撰。

逸孟子

清 綿州李調元童山輯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

論鑑

孟子曰人之養其田莫知養其心養田莫過利苗得粟養心易行而得之所欲何謂養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全上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文選註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爲饑莫知以學愈愚

說苑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後漢書註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意俗之情也

全上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梁書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

北堂書鈔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漢書

孟軻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行

風俗通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後漢書註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文選注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文選注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民。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湯武謬

謬以昌。太平御覽

孟子曰。軻少貧。在墓間。識葬理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太平御覽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

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司馬貞史記索隱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桓寬論

孟子曰。國與民同其利也。三輔黃圖

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爲。賊也。袁宏後漢紀

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拾遺記

孟子曰。若久塗炭。則易政。意林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

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而挾其

權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盧中聖權如之行。詩曰。既我不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矣。乃爲出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安撫社稷。

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然類類聚所引案戰國策作魏惠王卒云云不謂孟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子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藪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世者與。韓詩外傳按卽

名實章而記載不同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臯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以上皆今文所無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食人。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勞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以下俱見唐馬總意林所

錄與今文異者。唐時尙未尊孟子。故以諸子並列。

雖有智慧。不如乘時。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上全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上全

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上全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上全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上全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上全今本芥作介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則屢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

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騙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騙人也。上全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以下見文選註。命今文作名。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上全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以下見三國志註。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上全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賢之清也見世說註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見禮記坊記註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見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見白孔六帖今文童子作眸子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

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

心藏之何日亡之見韓詩外傳

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見國語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以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

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

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說世家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

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見新論與今文異今

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其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說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則

去邠應屬梁惠不知今文何以作滕文公也鹽鐵論云孟子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亦不言滕也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

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見新序今本作對齊宣王語按作通釋史云文選註云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爲周威王師則未聞也

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死者數萬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也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鄒之兵以因此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見韓非子戰國策作齊宣王是史年誤也史記言燕禽子之而隨其身按此與今孟子小異

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臨鑑

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高誘呂覽注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仁宅也義路也俱見抱朴子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祠祭鄭道元水經注

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文選注屬謬

孔子德如金聲也。後漢書註

使自求之。文選註

能以言距楊墨者遠矣。皮日休題後魏書釋梵志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置之法。晉書書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往誼之。伊尹囁然勿顧。太平御覽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

性猶湍水。意林節脫去孟子曰三字

孟子曰。性猶杞柳。義猶枿。枿者。文類聚刪去。告子。先于意林。

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李翱復性書

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言受之而不用也。宋施彥執北窗炙錄

以上今文所有小異。

孟母傳

孟子之母姓仇氏。見風俗通字父名激公宜。說見皇孟母有賢德。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

嶧。疑視久之。忽見片雲墜所居而寤。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其母教之。見國

及太學典紀案考于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時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處子。乃去舍

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街賣之事。孟母曰：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見列女傳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明不欺也。見傳詩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以其夫子而長不之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見列子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其母方織，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與列女傳小異。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子上請曰：白聞士子車上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見孔叢子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祖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室。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說，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執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下，恐見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

於人亦不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見列女傳。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顧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而問執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偏也。今汝雖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芣采芣。云。孟子惡敗而出妻。謂此也。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擁櫪而歎。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也。異日間居。孟子擁櫪而歎。孟母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櫪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罍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境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矣。列女傳。

舊史氏曰。甚矣孟母之善教也。其事見於韓詩外傳。列女傳諸書彰彰矣。無是母。不生是子。無是子。不顯是母。信哉。而太史公孟子本傳無片言及之。何歟。子幼從師讀孟。習聞師舉孟母之軼行。而未得其詳也。今因有逸孟子之輯。而並輯孟母傳附于後。以見天下之名儒。未有不始于家教者也。而亦見必賢如孟子。乃足顯其母之賢。韓子曰。孟子其師事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淵源固有自與。